

中興鼓吹抄

李英

700



像 肖 者 作

蘇軾《詩集注》卷八：「蘇軾人謂口語味，此其所以爲人而，猶如中黃靈靈，一人靈靈，一靈靈。」

我怎樣寫「中興鼓吹」的？

盧前

百平中學三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在桂林漢明中學文藝講座中講了「中興鼓吹」這一個題目。諸位先生，諸位同學：任中敏校長要我講「怎樣寫中興鼓吹的」這個題目。任校長是我平生唯一畏友，不獨他的行誼使我拜服，在文學他所給予我的影響，凡是與我們兩人相熟的朋友都可證明。他從來態度最嚴正，言論最不苟的；只是剛才介紹我的話不免「溢美」，使我慚奮。什麼「才氣」我是談不到的；可是在寫作上，我這一點小小經驗和見解，今天不妨說出來請大家指教。

我始終懷疑「詞」這種體裁，所能表現的範圍太狹小了，無論唐五代的小令，北宋南宋的慢詞，內容是不外乎男女和山水的。自從常州派提出風騷比興來尊崇詞體，一方面張惠言還是說「其文小」；「意內言外」的解釋，和什麼「要渺」一類抽象的調句以形容詞的境界，仍然是拘束着詞體，總不比詩與後來的曲。

北宋的蘇東坡，南宋的辛稼軒，被正統詞家始終承認爲「變體」，不列入正統之內的。然而兩家的模擬者依然很多。像清初的陳迦陵，有人批評他的湖海樓詞是叫囂，不夠沈鬱頓挫；但他的詞中的確有前人所未有的意境，尤其是小令，用獅子搏兔的力量，言雖盡意却不盡。晚清的文芸閣先生，他也是崇尚蘇辛的，我覺得也非蘇辛所能限。他在雲起軒詞自敘裏說得很明白，認爲一班以爲夢窗碧山以外無詞的，是「巨謬」！所以他也爲正統派所排斥，只有朱古微先生說他是異軍獨起，傲兀難雙。我不否認粵西派像王半塘，況蕙風諸先生詞的價值，尤其是朱古微先生的「疆村語業」融合東坡和夢窗的長處，可說「前無古人」；因爲經過融合便成了自己的作風。可是步趨他的八縱然像他，却没有自家的面目。清代三百年中多少詞家能有幾家是有自己面目的？我很懷疑：詞是已沒有前途的了！在這樣大時代中，我們的新體沒能十分成熟，除了詩或曲以外，詞還能寫嗎？我始終考慮着。現代人的口語和詞類，也可以寫入詞，像詩中黃遵憲的「人境廬」那

樣，難道不可能麼？我不敢相信。雖然，也覺着那樣還不夠的；不過我平時在散曲上費過一些心力，處處確也防備着曲體滲入。「上不似詩，下不似曲」的詞底規律，我總是兢兢業業的遵守。

「九一八」不幸的境遇終于見到，那一年我從四川成都大學回來，改就河南大學的聘約，正在開封；同事中淳安邵次公（瑞彭）先生，上猶蔡嵩雲（楨）先生，皆是詞壇宿將，常常一道倡和，所選的大都是南宋的牌調，依四聲，次韻，甚至和原題，苦心焦慮，十日半月作成一兩首，心裏要說的話，因為種種限制，不能暢所欲言。剛巧有一位朋友是現役的旅長，憤於國事，棄職跑到古北口去抗禦敵人，過江告別；有一晚，我正在酒後即席寫了一首滿江紅送他。這便是「中興鼓吹」的開始。滿江紅是最熟的牌調，趁着酒氣無拘無束的將我要說的說個痛快，不管詞不詞，周不周，姜不姜，粗豪就粗豪，叫囂就叫囂。寫成以後放在案頭，被次公他們見到，竟意外的贊許，說：直似稼軒。其實在我寫時並無步趨稼

軒的意思。自此以後，我不斷的這樣寫，反以爲這樣寫，倒感到寫詞爲不快，有時順手寫上幾個新名詞也是出于無意的。最近劇作家曹禺先生對我說，他認爲這些年來能運用新字眼入舊體的，只是蘇曼殊和我。我對他說：「我寫的時候，沒有覺到是新字眼，也沒覺得與舊字眼不同。」可是在寫這一類詞時，大都因困難而發，含有鼓吹民族思想，並不是無意的，這，我自己承認，所以中敏說：「宗旨在鼓吹國族中興：並非鼓吹詞藝中興。」他對我的這種提醒是有意義的。」「二八」匆匆的一現，我的詞也隨着結束了，一直沒有多寫。在廿五六年間，我在暨大教書，因爲在當時環境中時時感覺着內心的壓迫，開新又寫起來，而且寫了不少，抄在一本自紙簿上，友人潘伯鷹先生見了，爲他寫上「中興鼓吹」四字，便成了詞集的名稱。並且二十六年春間（？）曾在「國聞周報」發表過二三十首，記得寫完稿子的地方，就是任校長的家裏。後來接着「七七」「八一三」開始了抗戰，我率領全家也開始度流亡生活，使「中興鼓吹」內容充實起來的，是在

大場陷落的前後。當我們從南京移動到蕪湖的時候，每天早晨讀報，翻地圖，打探消息，極度的緊張：晚上在燈前發洩自己的憤慨，沈鬱，煩悶的只有詞的寫作。可惜稿子失去了不少，現在無法追寫下來。那時在東戰場我敵爭奪的戰區，大都是我熟習的地方；所以只要見了報紙，馬上便喚起回憶，想起那一村一鎮的父老，正在受蹂躪，過苦難；不由的血液沸騰，使我的心熱起來，拾起筆，切着齒，除了寫詞，我沒有別的辦法。

三十七年一月，我們才展轉到了武漢，那時國家一切有新興氣象，戰事也漸漸地穩住了。在各戰場工作的朋友往來武漢，供給我不少材料；有的寫詩，有的散曲，那期間詞存的不多。七月以後從漢口又到了重慶。在重慶想不到住了四年多。廿九年我代表參政會，經過第一，第二，第五，第十，四個戰區，纔親自嘗到戰地的風味，了解將士們實際生活情形。中條山的月夜，潼關的偷過，鄧州，黃河邊向花園口的瞭望，瞻顧襄樊的形勢，飽聽鐘祥城外礮聲，當時寫下一些散

曲，存留的詞反不甚多。不過從生活體驗中所領受的，此據案想像，究竟切實；我仍然認為不足，跑的地方不夠，因此不能使我的作品更生動。但有時且聳耳濡，在欣悅的情緒之下，我也寫起詞來。詞本來不宜表現快樂的。記得過內江的一晚，遇到同鄉人張世希將軍，那時他在內江練兵，他來寓處看我，談起「一八」戰役來，我一面聽着，一面就結撰成了一首「賀新涼」。中敏後來見了，他說：「太興會，便不是佳。佳亦不是詞境。」他認為這首「賀新涼」這算是寫興會的佳詞，不過在詞的形式中究竟不甚適當。二十六年冬天，也許是二十七年新年的時候，在九江聽到蕪湖克復的消息，寫了一首「滿庭芳」。也在欣慰和慘戚兩種心情交織中寫的，對於這消息將信將疑，一口氣寫成時，帶着一副流淚的笑臉讀了一遍。中敏說：「上半融渾，下半流利。」的確明白看出寫詞時的兩段心境來。讀者的感覺如何，我寫時是不及料計的，然而我只赤裸裸地真心的誠意的寫下而已。

「中興樂」這首代序，與兩首「沁園春」，對我的三弟孟野和伯鷹談詞及文壇的兩首，皆是稍後寫出的。在我已有了其他作品時，我才提供自己的主張。今年五月間東南日報，刊出琴廬先生一篇評論，他說：「這卷詞『不作綺語』不歎老嗟貧，三不流連光景，這也許是他的三不主義，根據這三不主義去瞭解中興鼓吹，則中興鼓吹所給與讀者們的，自然只有警覺和激勵而生的壯氣了。」同時琴廬先生又說：「中興鼓吹只是士大夫階級中讀物，他不會普遍到民間，這是不能否認的，因此他的流傳的範圍必定很狹，體裁，格調和欣賞能力種種關係所限有以使然，我們當引為遺憾。不過即便只限于少數人欣賞的作品，也不是沒有意義的，至少比嘲風弄月的舊體詩詞要好得多，難道振作士大夫階級中人的衰頹之氣，不也是必要的嗎？」從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學，以及這本詞在漢口，重慶，成都，貴陽翻印，和桂林任校長的選本看來，我自己相信：決不是士大夫階級中的讀物。文學青年何嘗算是士大夫！至于欣賞者的少數，多數，我原不知道。詞雖前

途有限，愛讀詞的人，想來還算不少呢！

在太平天國時代，江陰蔣鹿潭（春霖）水雲樓，曾被推爲「六史」，大家說他是聲家杜老。其實是白石的嫡傳，有的規仿揚州慢，淡黃柳，淒涼犯一類作品；因爲又有黃婉君一段本事的緣故，也有的近于暗香，疏影。讀起來覺得哀怨不勝，的是佳作。不過，那種境界和我們的現實相去太遠了。在我的詞中，例如探春慢「冷燕泥歸」，寫當時公務員隨政府西遷的情形，「荒江萍碎」，是說流離奔波的一般難民。「裊娜幾家兒女」說的那些意志不堅的分子，「空結同心結，算只有游蜂無數」，當然指着舊日有些朋友，竟不顧廉恥，視然事敵。在有文學修養的讀者，細細玩味，是可了解的。這種作法，往傳統的詞家是認爲合法的。不過能有幾人肯去細玩味呢？那無怪琴廣先生向這方面去作，倒不定爲着讀者少；因爲我於詞另有一條試驗的路。

說起來很簡單的：「在字面盡力求其樸素，在表現的技術上力求其堅實」。

這是我的信條。故蘇的「頓挫」，往往使作品更脆弱；蘇意的「粗豪」，往往使作品太淺薄。「多現實我們的生活，保持着豐富的熱情；不爲着寫詞去寫詞，似乎會有良好的收穫？」這幾句話是我自己的心得。也許因此我得有較廣大的讀者心靈，只要它來讀我的詞，不致不感到它的價值。因爲我對於我與蘇詞的關係，並不附帶對諸位談起的「詞韻」這體問題，以往我是用戈頓的「詞林正韻」與去年雙十節國民政府公佈了我們的「中華新韻」以後，不獨詞，一切詩、曲、和其他的韻文體裁，我都採用新韻。這本新韻，名義上是魏建功先生，黎劭西先生和我三人合纂的，其實是魏先生執筆的，黎先生和我只貢獻了些意見。無論如何，現代人應根據現代人的口語去協韻；在我寫這本詞時，不免有韻難的地方，也是因爲抱着這種見解。願受「不守繩尺」的嚴誚，一任旁人議論好了。還有「詞樂」這一方面，我也有一些意見：詞樂早在南宋時亡了，姜白石自度曲的旁譜到今天宮司弄不清，無論怎樣說，元明以來已是不能用詞樂的原來面目去歌詞

中興鼓吹抄

一〇

了，難道說詞就不必去歌了嗎？清人謝元淮的「碎金詞譜」是用崑腔去唱詞，雖然不是詞樂，使詞還能歌唱，也自有他的意義與價值。何況現在我們正在建立新音樂，輸入西方的技術，於記音、和聲、獨唱、合唱等等，都有顯著的進步，我們不妨用新音樂歌唱現代人的詞，不必限於謝元淮式。目前到處流行着岳武穆的滿江紅，雖然不是宋人唱法，又何嘗不好呢？

至於中興鼓吹的英譯本，是出於我的朋友楊憲益教授和他夫人戴乃迭之手。雖然沒有翻譯出詞的形式來，但由我自己的審定，的確能傳神達意。有人以為詩已不可翻譯，詞更不可翻譯。我想，譯詩本是難事，但使友邦人士能讀到我們的心聲，只要力求傳神達意，不必斤斤的於字句斟酌。因為任校長要我同時朗誦譯品，所以我順便說到。

最後我要聲明的：中興鼓吹是未完成的，我已寫了許多，現在在寫，將來也許還要寫。以上拉雜說到的，是我就已寫成了的作品：牽扯到我對於詞的看法。

大家不必一定去寫舊體，或者一定去寫詞。就是去寫詞的話，也不必像我這本詞的寫法。中興鼓吹已是無足觀了的，仿中興鼓吹更是多餘的事。在這個大時代中，我們要求偉大的文學作品，尤其是能發揚我民族精神的史詩。只要我們努力，我們從各方面去努力，各人尋找各人路子，一定有許多好成績在後面。說一句老套子的話：「拋磚引玉」，我這一冊中興鼓吹，只是一塊磚而已。

好，現在再遵任校長的囑咐，選幾首詞來朗誦。我這樣的朗誦，也只是我的朗誦法罷了。請大家聽我的朗誦！

中興鼓吹抄

一一一

目次

我怎樣寫中興鼓吹的？（代序）

代序（中興樂）

論詞（沁園春）

題民族英雄故事（水調歌頭）

和岳忠武韻（滿江紅）

雨中過岳墓撫古柏（點絳脣）

聞綏警書憤（點絳脣）

招西北之魂（點絳脣）

百靈廟既收復更招東北之魂（點絳脣）

贈蒙古少年格君（謁金門）

讀劉南詩稿（臨江仙）

三月三日（浣沙溪）

送往古北口者（滿江紅）

今從軍樂七首（減字木蘭花）

中興鼓吹抄

亞軍西尼亞事（賀新涼）

北湘偕達雲游（鷓鴣天）

二十五年元旦（好事近）

題史可法家書（摸魚子）

易受軍訓諸生（滿江紅）

十字街頭（鷓鴣天）

告大刀（滿江紅）

北望（鵲枝）

弔趙登禹（百字令）

喜白健生將軍入京（百字令）

挽修麟閣（百字令）

寶山之役（滿江紅）

詠掙背心（滿江紅）

八百壯士（滿江紅）

客有二首（西江月）

渡江有無爲（減字木蘭花）

九江喜聞蕪湖克復（瀟庭芳）

漢口遇王陸一（探春慢）

別武漢遂至行都（南鄉子）

關兩東始筵作（鷓鴣天）

內江開適今談上海之役（賀新涼）

中條山軍中元夜（采桑子）

偕孫總司令巡視河上作（朝中措）

八一三感懷（念奴嬌）

聞湘北之捷喜而不寐（醜奴兒）

壬午生曰（水調歌頭）

桂林遊李家村題山堡（好事近）

遇嶺（南歌子）

永安聞我與英美締平等新約（清平樂）

南平三首與胡健中聯句

吳天享談烏參烈士事